

牧師与魔鬼



短篇小說集





牧師與魔鬼

袁振英譯



香港

受匡出版部

1927



WOO TSAI HOAN.

實社叢書

震瀛編譯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. 近代學校與教育改造 | 三角 |
| 2. 近代婚姻與家庭改造 | 三角 |
| 3. 上帝與國家(巴古寧著) | 三角 |
| 4. 高曼女士文集 | 三角 |
| 5. 革命與進化(邵可侶等著) | 二角半 |
| 6. 易卜生傳 | 二角 |
| 7. 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(王爾德著) | 一角半 |
| 8. 無治主義者的道德(克魯泡特金著) | 一角 |
| 9. 近代科學與無治主義 (同上) | 印刷中 |
| 10. 胡黛蓮女士文集 | ，， |
| 11. 牧師與魔鬼——短篇小說集—— | 四角 |
| 12. 托爾斯泰社會哲學 | 印刷中 |
| 13. 烏托邦的蘇俄 | ，， |
| 14. 孔德平生和著作 | ，， |
| 15. 孔德實證哲學原理 | ，， |
| 16. 震瀛室散集 | ，， |
| 17. 震瀛室譯叢 | ，， |

香港砵甸乍街卅三號三樓受匡出版部總發行

廣州萬福路一百六十一號怡廬三樓震瀛室分發行

目

錄

- (1) 自序
- (2) 牧師與魔鬼 (俄國杜斯托愛斯基原著)
- (3) 病裏佳人 (俄國戴真納原著)
- (4) 她的意中人 (俄國哥爾基原著)
- (5) 孤兒 (俄國謝克夫原著)
- (6) 青年勝利 (美國胡黛連女士原著)
- (7) 乞丐 (法國莫白霜原著)
- (8) 月光 (法國莫白霜原著)
- (9) 自由戀愛 (法國莫白霜原著)
- (10) 鷄其鳴矣 (法國莫白霜原著)
- (11) 沒用的美 (法國莫白霜原著)
- (12) 父 (法國莫白霜原著)
- (13) 附錄
- (A) 俄國小說與布爾塞維克主義
- (B) 莫白霜傳略
- (C) 短篇小說論

自序

文學是社會底鏡子！也是人生底返映！又是時代底產兒！一個社會，一種民族，一個時代……底思想，都是由於文學表現出來。小說是文學中重要的部份，所以影響社會的勢力，也非常雄厚！不論是寫實主義的(Realist)，自然主義的N(aturalist)，浪漫主義的(Romanticist)，或象徵主義的(Symbolist)……統統有同樣的效果。比方在本集中的附錄第一篇俄國小說與布爾塞維克主義，就是很好的證明。中國人素來不重視小說，就是證明我國人根本不懂得什麼是文學，更不知道有什麼是文學底原理，方法和種類。頑固派更以為西廂記，紅樓夢，水滸……等書是「誨淫誨盜」的，實際上現在一班新聞記者才配得這一個銜頭！

中國文學底一線生機，就是西洋化 (Europeanization)。中國的死文學，受了歐洲文學的影響，漸漸地改變了從前的概念。那一班絕對主張文學革命的人，如獨秀，適之，作人，半農諸子，那一個不是深受西方文明的洗禮？所以我們現在唯一的使命，在於介紹歐洲近代的思潮，把中國一切制度從根本改造！因為要改造社會，一定先要改造個人的思想；如果個人的思想不改造，什麼改造都是假

的；換湯不換藥，終是沒有良好的結果！試看看現在一般所謂「急進派」，只拏着幾個空泛的「名辭」或「口號」，一知半解，糊說八道，很像小卒在舞臺上吶喊一般，「好讀書，不求甚解」，「黨而不羣」，假自由以行惡，十八世紀法蘭西的現象，復見於二十世紀的中華民國了。

本書搜集了十數年前的幾篇零碎的短篇小說，姑且拏來當做第一集，一方面可以表示短篇小說底價值，他方面也許當做我自己幼稚時期的紀念。不過我十年的飄泊，大部份的舊著，已經散失無餘；就是短篇小說如莫白霜的蒼蠅及散見於各日報中的，也有同樣的結局。至其他的拙著，如青山恨史，高麗女子自由夢，巴黎夢，一個革命家的懺悔錄……等等，統統化為烏有了。人生的命運，根本也要找尋一個歸宿地，何況區區文字的生涯；正所謂“天下那有不散的筵席？”

末了，我還要謝謝我的老友孫君受匡；因為他要把我的舊作翻印出來。普通人生長在惡濁的香江社會，深受殖民教育底荼毒，總不會像他的那般注重藝術。香江也是我舊遊之地，所以我對於牠也不能沒有一些貢獻；并且我在這裡翻印，也許免掉了那些受染資本主義的色彩的書賈藉以謀利。

新世紀二十六年秋震瀛敍於廣州市萬福路怡廬

牧 師 與 魔 鬼

俄國杜斯托斯基著——此篇乃杜氏在獄中寫於壁上者——

魔鬼對牧師說：“噯唷！你個小的胖的老神父啊！爲什麼道理你來愚弄那些可憐墮入迷途的平民？你說地獄怎麼樣痛苦，你不知他們經已在陽間受盡了地獄中種種之痛苦嗎？你不知道你和政府黨就是他們陽間的代表嗎？這就是你逼他們受盡了地獄的痛苦！你還要拏這種事情來恐嚇他們呢？你不知道這事嗎？好了！現在你可以隨我來罷！”

那個魔鬼一手攙了那個牧師，握着他的頸，提起他在空中，帶他到一間工廠裏面。這間是鑄造所。那個牧師見得無數工人往來擠擁，太陽如火一般，對着火爐來做鑄鐵的苦工。不一會牧師覺得工廠中的熱氣，萬難抵受。他雙眼垂淚，向那個魔鬼求情：“請你釋放我罷！許我脫離這個地獄罷！”

“唉！我的好朋友，我還要告知你很多地方呢！”

那個魔鬼講完了，再把那個牧師拉到田間；見得很多

農夫在那里打禾；太陽的熱氣和田地的坭塵，非常難受。那個監工見有人因疲困和饑餓跌下來的，就拿一條巨鞭把那個人打得落花流水。

那個牧師又被拿到了這些工人的家裏，統同是一種木屋，非常污穢和冷淡；臭氣薰天，難聞得很。那個魔鬼對着這個牧師作癡笑，講述這種家庭的痛苦和窮困；問道：“這些還不夠嗎？”很像這個魔鬼還可憐那些平民；但這個上帝的忠僕——牧師，不能忍受了。他伸起雙手，哀求那個魔鬼道：“是……是的……這就是陽間的地獄了，請你釋放我罷！”“你知道了，很好很好。你還想掙他們到別個地獄，你凌辱他們，痛苦已到了萬分，軀壳雖存，精神已死，快來罷！我還要帶你再到一個地獄；那是陽間最壞的一個地獄了。”

他再拿着這個牧師到一個監中；有一個地牢，空氣非常惡濁。內中有幾個犯人，很像死人一般。賸了一付軀壳，精神一些也沒有了；眠在地上，一絲不掛；有無數虫蟻，剝蝕皮肉，令人魂魄都飛到了九天外。

那個魔鬼對牧師說：“脫下了你絲做的衣服，担上了枷鎖，和這些不幸的人一般，眠下在這個冷淡的污穢的地

上，來查問他們歷來住獄中的痛苦生涯。”

牧師答道：“不可！不可！我不能想及還有比這樣可怕的，我求你准我離去這裏罷！”

“是了！這就是地獄了！恐怕沒有旁的地獄比這個更壞的！你不知到嗎？你不知到這些男女統同是被你把那些地獄圖畫來恐嚇嗎？你不知道他們未死以前已在獄中嗎？”

病裏佳人

俄國戴眞納夫著

一日是秋天的時候，我由遠方回來，感冒了一個傷風症，頗覺危險。幸而到了一個城中的客店，覓得一個醫生。半小時後，這個醫生就來了；身材短小，頭髮似烏雲一樣。他給我一劑普通發表的藥；他取回五個羅卜的藥費，打算出門了。但他回來坐下一會。我覺得發熱，非常辛苦，昨晚通宵不能睡，很想有一個朋友來談談。茶點已經備好了；這個醫生自由談天，很覺快樂。他是個靈敏的人，帶了幾分談諧的言語。他說世界上無奇不有，朋友可以終身要好的，但不能十分親摯。交友的道理，不是容易的事，我們人人自信的。我不知到有什麼魔力，能使這個醫生來同我說了他平生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實在令人奇怪得很。我得了這一件事，轉告閱者，用他本來的話；下頭就是醫生所說的事了。

他低聲說道：“你不知道這個地方的裁判官嗎？……這不是要緊的事情！……我有一天晚上，在他的家裏，和他談天，忽然有一個聽差進來，說有一封信，由一個病人

寄來的，要找我看病。你知到醫生以看病爲謀生的，這豈不是一件可喜的事嗎？這一封信是由一婦人寄來的，說她的兒女病重，差不多要死了；并且說馬匹已經妥備，要我快去。……我是一定要去的，但這路程很遠，道途又不平，夜深怎樣走呢？得了她這兩個羅卜的銀子，實在是很可憐；并且她是一個窮人，還恐怕沒有錢給我的。時候這樣晚了，斷不能今晚趕回來，或者她只拏一張棉被，和一盤麥麵來報答我，也未可定。但我的責任是很重要，不能放棄的；況且這個人差不多要死了，我乃和這個裁判官握手分別，回家料理醫藥去了。”

“我在樓梯上看見兩個農人用的馬，一個馬夫坐在旁邊。我瞧了牠們的形狀，便知道這病人是很窮的。……我自己雖然是一個貧賤的人，也斷不會計較的。……這個馬夫看見我，他不爲禮，昂然坐在馬背上，如王子一樣；拏了他的鞭子，胡亂鞭他的馬。我對於這一件事，有特別的感想，以爲我的職業是要緊的，不必管他幹什麼。”

“我取了重要的藥品，就馬上跑去了。走了一會，到了目的地，償了心頭之願。這一條路程，有山有水，有高有低，辛苦到了不得，恐怕地獄中沒有這般路徑！”

“我看見一間茅草做的房子，就是這個病人居住的，窗門裏現出一盞燈；他們的意思，就爲我而設的。我遇見一個老婦人，似非常有禮，她說：‘快救她罷！她要死了！’我說不必憂心！……病人在甚地方呢？”

她說：“從這邊走！”我瞧見一間很乾淨的睡室，一盞燈擱在牆角；牀上睡了一個女子，年幾在二十左右；已不醒人事了。她的呼吸已不順適，額頭如火燒一般，是一宗大熱症。還有兩個女子，在她的牀邊，是她的姊妹，眼中流淚，很淒涼似的！

她們告訴我，說她昨日的精神很好，胃口也很強壯，今早才覺額頭髮熱；晚上忽然就變了這個情形了。我又說：“不必憂心罷！”因爲這是醫生的責任。我走近她的身邊，代她放血，拏了藥水給她吃。這個時候，我一眼看見了這個病人，如名花一樣，是我從前沒有見過的。我便生了一種憐香惜玉的感想。她的臉似桃花，眉如新月！……

謝謝上帝！她的病漸覺舒服，呼吸也靈通，神魂漸漸回復。四週一瞧，笑臉向人，拏她的手，覆在面上，……她的姊妹傍着她的身邊，齊聲問道：“覺的怎麼樣？”她答道：“好了！”她的眼睛望到別處；我瞧她一瞧，她已經熟

睡了。我說：“現在病人已覺進境，我們不必管她，由她自己睡在這嗎！”我們通通出去，一聲也不動；祇有看病的婦人留在那里，恐怕有用她的時候。在客廳的地方，檯上擱有一樽糖酒，是我們做醫生的人不能少的。她們給我一杯茶，留我在她們家裏寄宿。……我答應了，因為在這個黑夜，我還到哪兒去呢？那個老婦人通夜呻吟；我告訴她不必憂心，她快好了。你自己趕快休息罷！時候已不早了，將近兩打鐘。她說：“如果有什麼事情發生，你就叫醒我！”我答應她，她就去了。那兩女子，也各自回到寢室。我的牀鋪，就在客廳裏。我也睡在牀上，但一晚睡不着。這也是一件奇事，我實在很困倦，但是這個病人，我不放心；最後起來了；我自己說道：“我可去看看這個病人怎麼樣？”她的睡房，就是在客廳的隔離。我打開她的房門，覺得心內非常難過。我看入去，那個下人已睡着了。她張開她的口，令人駭怕。那個可憐的病人，臉正向着我，兩臂伸在牀上。我行前幾步，她就看見我了。

“你是誰呀？”“你是誰呀？”她問我這句話，我一時答不出來；停了一會，我說：“姑娘，不要慌，我是醫生！我來看你的，病體怎麼樣呢？”

“你是醫生嗎？”

“是，我是醫生，你的母親由城裏請我來的，我們已經把你放了血；姑娘，現在請你去睡罷！一兩天後，托上帝的福，就可以沒病了。”

“唉，是的，……醫生，……不可使我死去，……請你……”

“你不必這樣說，上帝佑你！”

我覺得她一定又發熱了！我把她的脈，覺得實在又發熱了！她注視我，緊握我的手。

她說：“我告訴你，我什麼道理不願死呢？我直告你，……我們現在很寂寞，我望你不可告訴別人！……聽聽……”

我便坐下她的牀前，屈曲我的肘；她的嘴很接近我的耳朵；她的頭髮接觸我的顳頰。我一雙眼睛，時常左顧右盼。……她說得聲音很低，……我一句也聽不見；……實在她的譫語已經發露了。……她講了很久，講得很快，她所講的，不是俄語。最後停止了，她的頭枕回牀上，戰慄不止。拏她纖纖的指頭來敲打我：“謹記，醫生。不可告別人知道！”我拏言語安慰她，又拏藥水給她喫了，喚醒那個下

人，我就出去了。

這個醫生講到這裏，就停一會，再行呼吸，似用了平生的力量，很像瘋子一般。他就接下說：“但到了明天，那個病人一些未好，實在出了我意料以外。我打量了很久，才決定留醫。這是病人大概喜歡的。……”

人家亦無反對這事，若有人反對，就是我們的職業弄壞了。并且第一要事，就是那個病人很沉重，危險到萬分；第二個緣故，我也不能告訴她們，恐怕她們着急。況且我和她一家很要好的，雖然農家生活，却有一種天然趣味，不似城市間的作偽。她的父親本來是一個有學問的人，著作了好多書籍，但因為貧困死了。但他未死以前，教導他的兒女，也是很有教育的，遺下了許多書籍，就當作他的遺產了。

或者因為我小心醫治這個病人，或者尙有其他緣故，我覺得她一家人，款待我如家人一樣。……并且當時道路泥濘，交通完全斷絕；甚至醫藥也非常困難，才能由城轉來。……這個女子的病體，依然不見一些進境。……日過一日，……但……這……”

那個醫生講到這裏，停頓一會，又快快的講下去：

“唉，實是爲了愛情二字，一個人不可自視太高；這個女子是一個有學問的，我怎配得她起？聽見她是極頂聰明，讀破了萬卷書，可稱爲女才子。我自己覺得拉丁文也完全忘記了，表面上……”這個醫生瞧瞧自己。臉上微露笑容。“……我并不是在這來自誇，但上帝不做成我是一個瘋子，所以不能顛倒黑白，世間事物，我也知得一二。我知得她的小名，叫做婀娜，並不覺得怎樣愛我。但只有一種朋情友誼，我也當做一種愛敬的意思罷！她的意思或有不對的地方，我的忖度，乃不能免的。你也可用自己的判斷。”這個醫生不停口的講，又講得非常快，我差不多聽不清楚。他說：“我覺得這事很像一場大夢；你聽了這番話，想也是一樣。……我講到這裏，可以休息幾分鐘，過一會再講罷！”

他喝了一杯茶，慢慢地講下去：“可憐那個病人，一天比一天壞，你老不是一個醫生，那裏知得我當時的苦衷呢？少年的醫生，更覺得困難。醫生無自信的能力，心內常有恐慌的狀態，實非言語所能形容。自己的學問，亦很似飛到九天去了，不能使病人舒服，人言嘖嘖，反覺難以爲情。……唉，痛苦真是人生的大敵！但凡有一種病症，必能

找一種藥方，不過未能達到這個境地。你說對不對呢？你們不妨來嘗試嘗試，就曉得其中實情；醫藥總是不從人意的！……扶得東來西又倒，你說可憐不可憐呢？有時拏了一本藥方來看看，以爲那個病症很像這個一樣，用起藥來，實在又是不對。有時逼不得已，拏來試用，只得委諸命運，求上帝的憐憫。……”

“但當時那個病人要死了，旁的醫生或者可以救活她。你說：‘我們可以商量商量，我不必自己担這個責任。’你看當時的情形，不是狠可憐嗎？現在你沒有關係，將來就知到了；死了一個人，不是你的過錯。”

“因爲你是依法行事的，你如果不能担任這個重責，人家偏要信仰你，這更是難過。所以婀娜一家信仰你了，我不知到她的家人，已危險到萬分。但我仍然對她們說，這個症候是不要緊的。實在心裏恐慌，也到了萬分了。更有一件不便的事，就是道路艱難，車夫跑了一天，才能把這醫藥拏來。我終日不離病人的睡室，這種情形，就是欲罷不能了。不得已時，便常常和她講有趣的故事，又和她打紙牌。我看護她至夜深，她的母親非常感激我。但她的淚眼，常時沒有乾，我心裏自思：‘我實在不值得你